



鯨豚實踐家 王建平

2010-03-20 記者 徐念慈 報導



台灣知名鯨豚保育專家——王建平教授。(圖片來源/黑水溝facebook)

「保育不是坐在辦公室喊口號！」邊說邊轉動方向盤，王建平從成大開了三十分鐘的車程，才到達位於台南市郊區的四草保護區，一下車就背起隨身攜帶的大筆電走向研究區。

成大教授王建平投入鯨豚保育已長達十幾年，可說是台灣鯨豚保育的元老級人物。重視野地實作，長期太陽下奔走，讓王建平的形象和一般教授大相逕庭，一身黝黑的皮膚、豪爽的性格加上隨性的穿著，可說是甘草味十足。

保育挫折大 仍願意付出

保育工作投入多年，但談到接觸鯨豚保育的契機，王建平說雖然在年輕時就對生物產生興趣，不過師範畢業後就直接踏上國中教職，照理說並不會和保育搭上橋梁。是後來發現那種規律、刻板的教職生活並不適合自己，才決定辭職繼續進修。王建平進修期間跑山跑海做研究，累積了不少關於生物的經驗，在學成後，某天台南政府突然打電話來詢問是否願意幫忙處理擱淺鯨豚的案例，王建平想說剛好所學有相關，就嘗試看看，沒想到一試成了興趣，至今已義無反顧的投入了十幾年。

基本上鯨豚保育可分為很多種，有棲地保育、長期觀察、擱淺救治等方面，雖然擱淺救治在台灣行之多年，但成功野放率真的很低。王建平投入保育鯨豚長達十多年，處理過高達十四件活體救治，但直到今年才第一次野放成功。



根據王建平觀察，成功率會這麼低是因為野生動物通常習性堅韌，就算身染重病也會撐到不能再撐，最後才體力不支擱淺。所以保育人士除了要處理鯨豚擱淺造成的脫水狀況外，還必須解決許多鯨豚身上原有的疾病，往往才剛治療完一個症狀，另一個器官又開始惡化，很難讓鯨豚順利康復。

以最近成功的活體救治為例，那隻小抹香鯨在剛送到時，發炎情形嚴重—白血球曾高達兩萬六，外加寄生蟲感和灌食時無法消化，甚至不能游泳，所以他們就像加護病房一般連續二十四小時排班進行搶救。但這並不是最誇張的經驗，最高紀錄他們排二十幾天都全天待命搶救，好不容易欣喜於它會游了，但又遇到其他狀況，如很難解測出來的心肌梗塞等心臟問題，五十幾天後也就這麼走了。

媒體歷屆廣告

推薦文章

-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-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

-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

總編輯的話 / 郭穎慈



本期共有十九篇稿件。頭題〈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〉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貴勇敢出走，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啡廳的歷程和堅持。

本期頭題王 / 洪詩宸



嗨，我是詩宸。雖然個子很小，但是很好動，常常靜不下來。興趣是看各式各樣的小說，和拿著相機四處拍，四處旅行。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動，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。覺得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，每個快門的...

本期疾速王 / 吳建勳



大家好，我是吳建勳，淡水人，喜歡看電影、聽音樂跟拍照，嚮往無憂無慮的生活。

本期熱門排行



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
洪詩宸 / 人物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陳思寧 / 照片故事



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
許翔 / 人物



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
劉雨婕 / 人物



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張婷芳 / 人物

台灣一年有兩百多件擱淺案件送到保護區內處理，但大部分送

到時就已是屍體，而活體成功效率也很低。（攝影／徐念慈）

王建平說將近十年來我們常遇到很多挫折難免沮喪，但跟鯨豚接觸久了，對它們會產生一種感情，還是希望可以夠了更了解、更照顧它們，所以我們還是很願意付出。



四草保護區占地龐大，有很多可以提供研究的空間。（攝影／徐念慈）

因為有這個空間，所以鯨豚擱淺救治不用再像吉普賽人一樣四處遷移，從最基本的設備—簡陋的帆布池子開始救起，慢慢添加所需的器材，每做一步就改善一點，四草從荒蕪的政府徵收地，漸漸變成台灣設備齊全，頗具規模的鯨豚救助站。

沒有爭取 保護區變工業區

就如王建平所言，保育不是嘴巴提提就好，還要懂得去整合各地的資源，像如何得到經費、如何向上層爭取支持等等，其實是一門很深的學問，不只是保護動物本身這麼簡單。以王建平教授本身的經驗，他三十歲左右時就曾親自參與抗爭，向當時的行政院長—郝伯村爭取，要求把原本要規畫成工業園區的溼地保留，最後這片總面積高達五百公頃的土地才如願保留，而這就是現在的四草保護區。目前這塊地不但是台灣最大的紅樹林保育區，也成為了王建平進行鯨豚保育時最重要的基地。

台灣鯨豚困難多 保育不是象牙塔

鯨豚擱淺救助目前最大的問題就是所需經費龐大，單體救助要花的錢會比一般生物龐大，搶救一隻受傷的鳥可能只要花費幾千元，但要救一隻海豚，需要的維生設備和器材，相較之下就昂貴許多；常常救治一隻海豚就要燒掉幾十萬，甚至會被上層認為花費太多資源在上面。但王建平本著學術、保育到環境教育等方面，還是鼓勵政府投入這個很值得的活動，國際上日本殺鯨魚而我們台灣是又搶救又野放，對比下不但可以提升台灣國際形象，更讓全世界知道我們不只照顧人，連海豚都照顧到。

目前台灣鯨豚數量就是這麼少，棲息地環境又每況愈下，目前台灣除了東海岸狀況比較好外，西海岸已經越來越少看到了鯨豚的出沒了，所以如果能繼續透過活體救助、屍體解剖等將鯨豚的生態作更透徹的了解，王建平相信他們還可以做得更好！



最後王建平認為：「保育的工作不是象牙塔」，從最新的救治經驗來說，為了讓小鯨魚能順利康復，全台灣高達七百人次的志工，自願排班照護。保育不只是純粹學術的問題，保育應該是更多人一起參與，我們台江鯨豚保救援小組也會持續募集鯨豚志工隊。目前台灣有這麼多對鯨豚有興趣的人，志工制度讓他們可以實際參與保護動作，更將生態保育工作變得更具教育意義，志工們可以在照護受傷小鯨魚這段期間，了解鯨豚的習性和如何照顧它等，這比只用Power point向民眾講解有更大的效果。至於談到一般民眾接觸鯨豚的方法—觀光賞鯨，王建平覺得商業化成分重，台灣業者在配套方面如導覽解說、環境教育也不甚完備，弄不好不但沒讓民眾對鯨豚真正的了解，對鯨豚也會造成一些干擾，相信未來如果有更好的配套，會更適合民眾對鯨豚的了解。

鯨豚保育器材通常比一般生物複雜、昂貴。（攝影／徐念慈）

在今早的公事後，王建平發動休旅車引擎駛離風景美麗的保護區，一路從偏僻的公路開向熱鬧的台南市區，等下還要回學校批改學生的試卷。王建平現在身兼四份工作，水工所、黑面琵鷺保護區、濕地保育、成大教職，一年中還要四十五次坐船出海研究、觀察生態，將研究與實做都徹底兼顧。王建平道：「現在一星期甚至也要上五門課，但星期六、日別人休息，我們就來做這些興趣，把這種事當興趣也比沉迷賭博好。」他笑著說自己可能再過五年可能就會從教職退休，開始去過遊山玩水的生活，但鯨豚保育仍會是他一生不變的興趣。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
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，一片澄黃映入眼簾，那既是辛苦的結晶，也既是甜美的滋味。

